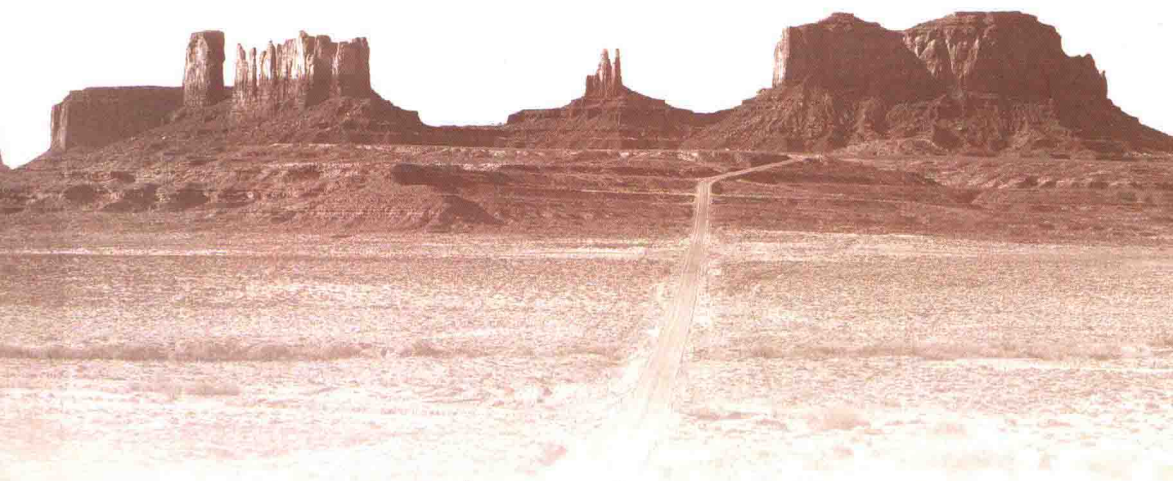


荒原问道

—— T.S.艾略特诗歌的创伤主题研究



郭磊 /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荒原问道

——T. S. 艾略特诗歌的创伤主题研究

郭 磊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原问道 : T. S. 艾略特诗歌的创伤主题研究 / 郭磊著. — 北京 :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50 - 1501 - 9

I. ①荒… II. ①郭… III. ①艾略特, T. S. (1888 ~ 1965) - 诗歌研究 IV. ①I561. 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8362 号

荒原问道——T. S. 艾略特诗歌的创伤主题研究

著 者: 郭 磊

责任编辑: 侯书生

装帧设计: 高 健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电 话: (010) 68920640 68929037

邮 编: 10008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0 - 1501 - 9

定 价: 4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9633430

前 言

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 S. 艾略特开创了一代诗风，其对当时影响之大甚至被评论者冠以“艾略特时代”的称呼。艾略特在抒写自己的同时，也抒写了一个时代。而他最为读者熟知的作品恐怕非《荒原》一诗莫属，在这首里程碑似的长诗里，诗人为众生量身刻画出一个真实而又恐怖的荒原背景。荒原上的芸芸众生如同行尸走肉，过着欲孽横流、生不如死的生活。究其根源，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发轫的时刻适逢变革当道、创伤横行，各种矛盾危机加速了现代社会的衰退与混乱。“荒原”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其深层原因是各种创伤合力的结果。当然，艾略特的“荒原”可能并非与历史的某一时刻对等，但把该景象放进某个特定时期考察有助于形成对整个人类历史的透视，从而融入普遍性与永恒性的元素。

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病症和文化现象，创伤几乎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从古希腊的悲剧刻画到近代的悲观主义哲学映出的都是人类共同的创伤情愫。从天灾到人祸，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创伤的恐惧中生存。“创伤”在希腊语中意为身体上的“伤口”，近现代心理学家则更多地赋予其文化方面的蕴意，“创伤”一词的文化释义由此诞生。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让更多的人对创伤有了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创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被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露丝（Cathy Caruth）等理论家进一步阐发，并应用到了文化理论与文学研究上。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话语和研究范式，创

伤的研究领域正在被学者们急剧扩展。根据创伤理论，创伤影响创伤主体的并不是创伤事件本身，而是主体在遭遇创伤后的反应。由于在发生的瞬间创伤并没有被充分领会，创伤因此作为一种萦绕不去的魅影在发挥作用。这种魅影式的影响不仅持续地重返侵袭创伤主体，而且只有在延迟的重复中才能被真正经历。但创伤主体倾向于将痛苦的经验深藏于潜意识的深处，因此创伤主体会选择规避创伤，然而，隐藏或者规避创伤并没有为创伤主体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效果，反而更加彰显出创伤对他们的影响。只有在一次次重返的创伤中面对真相，勇敢地审视记忆并升华主体的认知，创伤主体才有可能克服创伤，从而走向最终的救赎。

本书以现代主义诗人 T. S. 艾略特的诗歌作品为立足点，运用创伤研究的理论，分析诗人艾略特作品中呈现的众多创伤刻画，探讨“荒原”形成的具体原因以及诗人救赎的路径。正文部分主要针对艾略特的诗歌作品进行了考察，并结合了他本人的批评论文与众多艾略特学者的贡献。全书共分六部分，具体如下：

在引论部分，首先介绍了编著该书的缘起，然后解释了本书涉及的一些概念，如创伤，并对 T. S. 艾略特与创伤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大致分类。

第一章主要将 T. S. 艾略特作品中出现的各种创伤类型进行细致分类。笔者认为艾略特作品中的创伤类型可以分为个体性创伤与群体性创伤两大类。个体性创伤具体表现为生命的创伤与身体的创伤，而群体性创伤表现为男性的创伤和知识分子的创伤。生命的创伤主要是指在受近现代悲观哲学的影响，现代主义文学同样把生命视作苦难的一个近义词。面对着一个无法把握的世界，人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艾略特作品中众多人物过着行尸走肉、生不如死的生活。身体的伤口是“创伤”一词的最初含义，这样的创伤也大量分布在艾略特的作品中，身体所遭遇到的战争等一系列暴力让人心生

恻隐，而阉割的创伤更是强烈呼应着诗歌所汇聚的荒芜主题。身体创伤的背后也传递出诗人的清教传统，这样的传统里也包括对性的厌恶。对女性的敌视在很多现代主义作家的笔下都表现为对女性形象的丑化，这种刻画在尼采那里走到了极端。而对女性的态度，艾略特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其对女性的态度从恐惧、厌恶到吸引、理解，这与诗人的生长背景是息息相关的。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为此，艾略特等知识分子精英采取了众多对策，从叙述的模糊晦涩到对传统的强调都显示了其采取的精英立场。众多的创伤刻画最终造就了一个现代“荒原”。

第二章主要探讨艾略特及作品中角色规避创伤的方式。笔者从艾略特的作品分析出发，结合创伤研究专家拉卡普拉的观点，认为艾略特及作品中角色规避创伤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文本层面。在文本中艾略特主要是通过诉诸传统，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无限引用，创伤主体被投射到一个巨大的空间里，在无限的交流过程中创伤得以部分消解。二是技巧层面。艾略特通过写作技巧的应用，如客观对应物、非个人化以及感知的分裂等都是在形式层面把创伤外在化，从而有效转移或减轻创伤的作用力。三是角色层面。艾略特诗歌中的人物角色也影射了诗人自己对创伤的规避，采取了譬如讽刺、幻想等策略对创伤进行了抵御。

第三章探讨创伤的复现方式。创伤经验是一种意味深刻的悖论性体验，创伤事件的突发性使得创伤主体在经历创伤后对该创伤知之甚少，但创伤的未知性导致其以一种滞后的方式不断呈现在主体面前。因此如何真实地再现创伤是创伤主体康复的一个关键。在艾略特的作品中，诗人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去复现创伤，具体包括西方哲学、神秘主义与东方宗教三种方式。

第四章主要分析诗人如何寻得救赎。救赎的方式分为三种，分别是情感的疏泄、记忆的审视和救赎的降临。自传体作为一种发泄

的“话疗”方式可以为创伤主体提供治疗功效。创伤主体由于创伤事件的延迟性，获得记忆是异常困难的，但也只有通过记忆创伤主体才能接近事件真相。在历尽波折之后，艾略特最终在基督教中实现了自己的救赎。

最后一部分是本书的结语，笔者再次对全书进行总结性概括，并得出结论：“荒原”的成型以及诗人救赎的路径主要与创伤相关。创伤与人的生命如影随形，但正是因为创伤的存在，人生的终极意义才得以探讨。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从论文的选题、结构安排、写作直至最后定稿，我的导师刘立辉教授都给予了精心的指导，书稿凝结着刘老师的心血与智慧。在此我谨向导师致以真诚的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在这几年里，如若没有他们的支持，我的学习与生活都不可想象！

郭磊

2015年新春佳节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1)
引 论	(1)
第一节 关键词解释	(7)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述评	(13)
第一章 荒原与创伤主题	(22)
第一节 生命的创伤	(23)
第二节 身体的创伤	(32)
第三节 男性的创伤	(39)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创伤	(48)
第五节 荒原的诞生	(58)
第二章 创伤与规避	(65)
第一节 文本层面的规避	(67)
第二节 技巧层面的规避	(74)
第三节 角色层面的规避	(81)

第三章 创伤与复现	(89)
第一节 西方哲学中的复现	(89)
第二节 神秘主义中的复现	(100)
第三节 东方宗教中的复现	(112)
第四章 创伤与救赎	(121)
第一节 情感的疏泄	(122)
第二节 记忆的审视	(131)
第三节 救赎的降临	(141)
结 语	(151)
参考文献	(155)

引 论

新的年月漫步，复苏
 用一片灿烂的云彩似的泪水，岁月，复苏
 用新的诗句和古老的韵律，拯救
 时间，拯救
 更高的梦里未曾读到的景象。

——《圣灰星期三》^①

现代主义，一个充满悖论的词，“用来指认本世纪（20世纪）早期，尤其是一战以来，在主题、形式、概念和风格方面所具有的新颖独特特性的文学或其它艺术”。^② 其成员不仅涵括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还有曾被伍尔夫痛击的乔伊斯（James Joyce）；不仅包括 W. C. 威廉姆斯（W. C. Williams），也包括威廉姆斯嗤之以鼻的 T. S. 艾略特；不仅有立体主义的毕加索（Pablo Picasso），还有超现实主义的达利（Salvador Dali）……而这其中，作为诗人的 T. S. 艾略特尤为引人注目。他生于美国，却成了英国公民；他出名于诗歌，却开创了一个批评门派；他自

^① 本文中艾略特的诗歌作品主要来自 T. S. Eliot,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9。以下涉及艾略特诗歌部分不再一一标注页码与出处。中文部分参考《艾略特诗选》，赵萝蕤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② M. H. Abrams,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7th ed, Boston: Heinle & Heinle, 1999, p. 167.

诩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徒”^①，却被后人推至反叛传统的巅峰。艾略特传记专家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注意到艾略特身上所集中的矛盾：

艾略特公开赞扬非个人化的伟大诗篇，但是他自己的个性和经历却以火一样的文字印烙在他的作品中。他是一个坚持自然本性和传统价值的诗人，但他自己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位试图创造秩序与和谐的作家，但他的核心观点是“虚无”。他的诗的语言是明白无误的，但这种语言却是通过改写或借用其它诗人的语言形成的。他是一个代表稳定和权威，被提高到文化领袖地位，又不愿让人理解，经常令人迷惑的奇怪的人。^②

这一切给本来已经十分深奥晦涩的艾略特又增加了一层迷惑的色彩。英美新批评派创始人之一的瑞恰兹（I. A. Richards）在《T. S. 艾略特的诗歌》中总结道：“鉴于艾略特先生是不向今日之时势屈服的廖若星辰的诗人之一，他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和他的读者所遇到的同类困难都值得研究。”^③

如果说代表人类童年时代幻美与苦楚的是荷马，展示中世纪文化心灵崇高和苦痛的是但丁，揭示文艺复兴人类内心宇宙浩渺与伟大的是莎士比亚，那么描绘现代人空虚而混乱的世界图景的无疑属于公认的英美现代派诗歌大师 T. S. 艾略特。他以其丰富而又独具一格的创作在英美文学界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革命，因此许多学者尊称他的那个时代为“艾略特时代”。诗人史蒂芬·斯宾德说：“早在 1928 年，T. S. 艾略特在青年诗

① T. S. Eliot, *For Lancelot Andrewes: Essays on Style and Orde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28, p. 9.

② Peter Ackroyd, *T. S. Eliot: A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84, pp. 334-335. 中文部分参考彼得·阿克罗伊德《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社 1989 年版。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③ 艾·阿·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4 页。

人中就已经成为一个传奇。”^① 在艾略特逝世时，庞德沉痛地悼念说：“他的作品具有真正但丁的声音——这并不是虚夸，他的诗比我给予他的更有意义。……我是在写关于诗人托马斯·斯特恩·艾略特吗？或是我的朋友‘老负鼠’吗？让他安息吧！我只能紧迫地重复我 50 年前说过的话：阅读他吧！”^② 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持有与此类似的观点：“对艾略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任何一个对当代文学感兴趣的人所必不可少的。喜欢不喜欢他的诗无关紧要，但必须读他。”^③ 1948 年底，艾略特由于其对现代派诗歌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之时，瑞典皇家学院特洛姆说：“作为一个诗人，艾略特先生，你对你同时代人和年轻的同行所起的影响，也许要比我们时代任何一个人都要深远。”^④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评价 T. S. 艾略特的诗歌创作时谈到，艾略特“探讨痛苦的寻求拯救的主题。诗人以极为真挚的感情，突出表现了生活在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美的世俗社会里的现代的空虚恐怖感”。^⑤ 这个对于艾略特诗歌的评价极为中肯，因为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讨伐现代社会荒原般的存在。那么，“现代”这个以时间为核心的概念为何在诗人那里获得的是口诛笔伐？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理性与科技并行的近现代时期，人们开始怀疑启蒙，质疑“现代性”；而当人类共同经历了 20 世纪的两次战争后，许多思想家开始反思进步的历史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点。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在古希腊、中

① Stephen Spender, “Remembering Eliot”, *T. S. Eliot: Critical Assessments*. Ed. Graham Clarke, London: Christopher Helm, 1990, p. 237.

② Allen Tate, *T. S. Eliot: The Man and His Work*, New York: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1966, p. 89.

③ Northrop Frye, *T. S. Eliot: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5.

④ 转引自 T. S.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8 页。

⑤ 参见 T. S.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0 页。

国、印度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① 该观点的重要性不是在于认可了那个时代的贡献，而是在于反驳了进步的历史观。真正的历史可能承认相对的进步，但进步从未成为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的进步不能让人忘却曾经的创伤。鲍曼就曾经感慨地说：“对经过训练——我们都受过训练——习惯于将过去视为理性、启蒙和解放与自由运动的残酷无情而令人兴奋的进程的人而言，它们（大屠杀）是最使人困惑、震惊并且痛苦而难忘却的。”^② 其实，《圣经》早已警告世人，人类自偷食了禁果便已开始堕落。显然，艾略特是反对历史的进化论的。在皈依了英国国教高教会派（High Church）后，艾略特公开宣称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徒”。^③ 在艾略特看来，欧洲自但丁的时代便开始解体，进入一个堕落的时代，“在19世纪的最后50年里，堕落的迹象渗透于人类活动的每一个方面。”^④ 面对着日益堕落的人类及其日益膨胀的物质欲，艾略特宣称：“关于生活有且只有两种站得住脚的假设：天主教的和物质的。”^⑤

艾略特受思想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影响很大^⑥，而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这本曾引起西方巨

①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② 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郁建兴等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③ T. S. Eliot, *For Lancelot Andrewes: Essays on Style and Order*, London: Faber & Faber, 1928, p. 9.

④ Northrop Frye, *T. S. Eliot: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8.

⑤ Ibid, p. 8.

⑥ Amar Kumar Singh, *T. S. Eliot and Indian Philosophy*,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90, p. 9.

大轰动的书是斯宾格勒为西方文化吟唱的一首挽歌。在该书中，作者把历史看作有机物，历史的堕落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历程。诗人艾略特的观点与斯宾格勒如此的相像，他们都以一种抑郁的笔调描述了伊甸园的消逝和黄金时代的远去。其实，价值重估在当时的欧洲颇为流行，不管是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还是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他们都在对各自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着历史的重构。艾略特的反进步观也映射到了他的文学理论里。在他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里，艾略特提出了“非个人化”理论。诗人认为诗歌的创作过程不是个性的表达而是感情的逃避，这明显与浪漫主义的宣言格格不入。大概是受到他的大学老师白璧德的影响，艾略特是反对浪漫主义的。他认为“治愈浪漫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分析它”。^① 艾略特的分析就是用他的理想时代去比照浪漫主义时期，“在许多早期论文里，艾略特同意阿诺德（Matthew Arnold）对浪漫主义诗人的看法，认为他们不够成熟”。^② “浪漫主义诗人看重的是华兹华斯的个人感觉或者拜伦的个人意志”，“文学的领域已经从宇宙机器和社会组织转移到了个人的灵魂上”。^③ 而艾略特是不相信个人的，艾略特认为个人必须依赖“特定的社会机构，不管它是国家、教堂、文化或是社会等级”。^④ 艾略特同意休谟（T. E. Hulme）的观点，认为人的本质是邪恶的，因此需要必要的权威以实现“非个人化”。但此时西方的终极权威上帝已经被尼采宣告死亡，在上帝缺席的世界里人似乎得到了更大的自由，但世界本身却变成了一个无序的荒原。诗人叶芝在诗中这样描写道：“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

① T. S. Eliot, *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 London: Methuen&Co. Ltd., 1948, p. 31.

② Northrop Frye, *T. S. Eliot: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17.

③ Edmund Wilson, *Axel's Castle: A Study in the Imaginative Literature of 1870 - 1930*, New York & London: Charles Scribener's Sons, 1935, pp. 4 - 5.

④ Northrop Frye, *T. S. Eliot: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13.

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其实“荒原”意象不是艾略特的首创，用“荒原”作为象征来比喻人类世界的毁灭在史料中有众多记载。当《圣经》中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开始的便是在荒原上的征途。《旧约》中的《以西结书》也有因以色列人崇拜异教偶像，上帝便将他们的家园变为废墟的描述。据记载，在古罗马灭亡之前，罗马城曾五次遭焚，神圣之都瞬间化为废墟。莎士比亚曾在名剧《哈姆雷特》中，把人世间喻为“荒芜的花园，到处长满恶毒的莠草”，“荒原”成为邪恶势力的同义语。在《李尔王》里，李尔王最后流落于荒原之上，荒原也具有了宇宙本体的意义。艾略特在广袤的历史长河中展开了荒原的巨幅画卷，使得荒原逐步成为象征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双重毁灭的符号。据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注释记载，该诗的写作受到两本书的启发，一本是魏士登女士（Jessie L. Weston）的《从仪式到神话》（*From Ritual to Romance*），另外一本是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魏士登女士在《从仪式到神话》中详细阐释了有关圣杯与渔王的传说。在书中魏士登女士记载到荒原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渔王的身体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不管圣杯英雄是高文骑士（Sir Gawain）还是帕西法尔（Perceval），他们的主要任务都是成为询问者（the Quester）进而打破禁锢渔王的魔咒，使渔王恢复到健康状态从而最终恢复荒原的生机。《金枝》一书题目的来历在该书的最后部分得到了解答，“金枝”源于灵魂寄存于体外的神话传说。“金色的树枝”中藏匿着神圣的灵魂，折到金枝者即以取得新的灵魂，也从此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弗雷泽认为古代帝王的死亡与复活仪式同植物的枯荣性质是一致的。正像为了使植物茂盛，古代人有时要在田地里举行交偶仪式一样，在帝王死而复生的巫术仪式中常常要串演植物受到伤害然后死而复生的场面，仿佛帝王就是植物神的化身。如同这两本书所展示的，永恒的生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欲求，痛苦不堪的伤或者不可避免的死才是现实的存在状态，艾略特正是利用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把现代世界描述为了荒原。现代荒原生成的动因同样和伤害有关，只不过

伤害不单单是来自个体性身体的创伤，更有群体和社会的诸多创伤。在诸多创伤的合力影响下，艾略特尝试了不同方法以探寻救赎。本文力图以创伤主题为切入，对艾略特的诗歌作品进行文化解读。笔者认为以创伤主题为视域可以更好地揭示艾略特作品的独特文学魅力。

第一节 关键词解释

创伤理论最初“源于医学领域而拓展至多种经验”。^①“创伤”的词源学含义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其在希腊语里意为身体上的“伤口”。到了17世纪中期，“创伤”一词开始出现在了医学资料上，其意义仍然主要指身体的伤口，这种用法一直持续到现在。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创伤的内涵得以拓展。工厂里机器生产造成的事故和铁路发展带来的交通事故催生了一种新的创伤——铁路事故性脊柱神经损伤（railway spine）。这种创伤不仅导致了身体的伤害，还可以引起神经系统的“震惊”。到了现代，创伤被赋予了更多的心理关怀，这种使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创伤与工业化所带来的暴力的联系不仅代表着社会对现代性的关注，而且代表着创伤向心理方面转变的开始。”创伤的心理影响除了恐惧与焦虑之外，它还包括“记忆、身份、感觉等的混乱”。对创伤含义的扩展“贡献”最大的则是战争，“战争的社会意义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创伤本质及其作用的看法。”大量的创伤发生于战争和屠杀的背景下，尤其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战争。“纵观整个创伤历史，其概念的关键是暴力事件能引起身体与心理的伤害，同时激发身体机能致力于生存和康复。”^②

针对越来越多的暴力受害者，现代创伤理论受到更多心理学家的关

① Laurence J. Kirmayer, *Understanding Trauma: Integrating Biological, Clin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

② Ibid, pp. 5 - 7.

注。现代创伤理论一般认为源起弗洛伊德。他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①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对突发事件的吸收是有限的，该突发事件日后却可以化为强迫的、重复的行为重新返回人的意识。他这样记录了一个受到炮弹惊吓的士兵：“他被迫把那压抑的物质当作一种当下的经验重复，而不是像医生们所希望看到的那样，把它当作属于过去的东西来回忆。”^② 在《悲悼与抑郁症》中，弗洛伊德分别探讨了两种心理创伤——悲悼与抑郁症。创伤对受创的悲悼主体和受创的抑郁主体影响是不同的。简单地说，前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可以实现部分康复，而后者却长时间地强迫自己陷入自责、沮丧、冷漠等情感中。弗洛伊德在其后著作《超越快乐原则》里把这种强迫的、重复的行为提炼为“死亡冲动”。他认为，现代工业和战争创伤揭示了人超越快乐原则、与生命本能对立的死亡本能。《文明及其不满》见证了弗洛伊德创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从个体心理创伤转向文化创伤。该书认为，现代文明进程中充满了爱欲与死亡本能的对立冲突。现代人自诩有能力驾驭自然，也掌握了毁灭部分乃至整个人类的技术，这恰恰是我们备感焦虑、不快乐的根源，同时也充分论证了文明固有的死亡冲动和深度创伤。他在《摩西与唯一神教》中从现代文明转向了古代文明：犹太教文明。他认为犹太教历史实为一部创伤史，一方面，犹太教否认摩西的埃及人身份；另一方面，犹太教又沿袭遵守源于古埃及宗教的割礼、唯一神信仰和摩西戒律。犹太教的兴起与摩西所遭遇的杀戮发展成为了创伤的独特征兆——遗忘与记忆、抑制和恐惧并存的图景。最终，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弗洛伊德尝试着用创伤理论去概括西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7页。

② Sigmund Freud and Joseph Breuer, *Studies on Hysteria*, 1893—1895. Ed. Angela Richards, Trans. James Strachey and Alix Strachey,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1991, p. 288.